

犀牛丛书

巴尔扎克情书选

72

文明译



156-32C4

810837

巴尔扎克情书选

4. X

• 犀牛丛书 •

巴尔扎克情书选

管筱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375 插页2 字数163,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册

ISBN 7-5407-0687-2/I·487

定价: 3.60元



巴尔扎克画像

大卫·安格尔绘（1843年）



韩斯卡夫人画像

达·芬奇绘（1835年）

译者序

管筱明

本书是巴尔扎克写给他的恋人，后来的妻子韩斯卡夫人的情书选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作家一生中最长久、最热烈、最忠诚的爱情，生动地表述了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这段最感人的佳话。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本书，有必要对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的爱情的始末作一简单介绍。

1832年2月28日，巴尔扎克收到一封寄自俄国敖德萨的信。写信人对他的《私人生活场景》大加赞扬，而对一年前出版的《驴皮记》却加以严厉的批评，说它在感情描写上不细腻，那里面享乐的场面，那些妓女，那位“没有心肝”的妇女令她大失所望。写信人没有写下通信地址。落款仅是“一个

外国女人”。不过，从娟秀的字体和高雅的笔调来看，写信人是个受了良好教育的女性。

当时，象“外国女人”这样直抒己见，向巴尔扎克提出批评的女读者真是绝无仅有。于是巴尔扎克在《法兰西报》刊登启事，感谢她的来信。可惜“外国女人”没有看到。

不久，“外国女人”又来了一信，表示了对巴尔扎克的钦慕。信中说：

“先生，您的心里装了好些世纪。您的哲学观念似为一种长久的，由时间完成的研究的产物。然而有人向我肯定，您年纪尚轻。我真想认识您……”

信里充满了热情，然而她还是没有披露姓名。不过，她要求巴尔扎克在《日报》上登一则启事，以便让她知道信已寄到。

巴尔扎克照办不误。启事的后一句是：“不知往何处复信，深以为憾。”

于是“外国女人”终于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原来她叫韩斯卡夫人；娘家是波兰有名的大家望族；丈夫是俄国的大贵族韩斯卡伯爵，在乌克兰拥有城堡、广袤的领地和众多的农奴；姐姐卡洛琳娜亦是著名人物，曾以自己的美貌令波兰大作家密茨凯维支和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一见钟情。

从此，巴尔扎克便与她鱼来雁往。他对她的倾慕之情也随之而生。

1832年7月，巴尔扎克决定去看望“外国女人”。

他们会面的地点是瑞士纳沙特尔的一条小径。那一天，当巴尔扎克如信中约定的时间来到时，远远看见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坐在长椅上读书。他顿时心跳如狂，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激动的心情走过去。“您是韩斯卡夫人？”“您就是？……”尽管韩斯卡夫人在信中说过的，巴尔扎克的外表大概不会令人感到他有丰富而热烈的想象力，但见到眼前这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男人，还是大吃了一惊。她万万没想到名闻遐迩的大作家竟是这副样子。不过接下来，巴尔扎克灵活的思想、深刻的见解，高雅的谈吐，渊博的知识立即使她忘记了他平庸的外貌。

巴尔扎克在纳沙特尔住了两个月，饱览了秀丽的湖光山色。但最叫他难忘的，是他初次吻了韩斯卡夫人，是韩斯卡夫人向他表露了爱慕之情。

同年圣诞节，巴尔扎克来到日内瓦，再次会见韩斯卡夫人。这一次，他的收获比纳沙特尔大得多。一到旅馆，他就收到韩斯卡夫人让人送来的一枚戒指。她向他许定终身，一俟年迈多病，不久于人世的丈夫逝世，她就嫁给他。他们两人海誓山盟。巴尔扎克说：“在我未来的生活里，只有你和工作的位置。”韩斯卡夫人则说：“我等你5年、10年。”

此后，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的爱情恰似一江春水，汹涌澎湃地奔流起来。然而如象所有的河流，他们也历尽千曲百折，幸福、苦恼、忧愁、悲

痛，种种滋味，无不尝到。1841年11月，韩斯基伯爵逝世。本来他们可以结为伴侣了。但是，巴尔扎克经常受人诽谤，攻讦，使得韩斯卡夫人心生疑窦，产生误会；他在经济上常常陷于困境，债台高筑；韩斯卡夫人身体不好，家事繁杂，又过于疼爱女儿，不愿为自己牺牲她的利益，以上种种原因，使他们的婚事迟迟不能实现。巴尔扎克常常为此忧思成疾。这些情况，从本书收集的书信里，读者都可窥见一二。

1848年，巴尔扎克再也无法忍受孤身一人的生活。他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远离您，我再也活不下去了！”这年年底，他赴乌克兰，在那儿一直住到1850年4月。1850年3月14日，他终于与韩斯卡夫人结婚。同年4月25日，新婚夫妇回巴黎。然而，由于过度的劳累，巴尔扎克这时已病入膏肓。旅途的劳顿更加速了死神的来临。8月18日，在巴黎的寓所里，结婚才五个月的巴尔扎克便在妻子身边溘然长逝。可怜这段长达十九年的爱情，竟以一场悲剧告终。

本书收集的35封信，译自法国米歇尔·莱维兄弟出版社的两卷本《巴尔扎克通信集》。这部通信集后来改编为《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通信长达17年。按巴尔扎克的说法，他基本上10天给韩斯卡夫人一封信。照此计算，他给

她的书信当有 600 封之多。在这几百封里抽选十几分之一，既反映这段真挚的爱情，又不给读者以零乱之感，确实是个难题。这部通信集的编选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以他们爱情上不同时期的重要事件为中心进行编选，如巴尔扎克开发废矿，赴彼得堡相会等。使读者既对这件事件有深入的了解，又对他们长久的爱情有较全面的印象。

译者在译这部书以前，曾涉足过多种体裁作品的翻译。原以为书信翻译较为容易，一经动手，方知大谬不然。原来翻译书信有个最麻烦的事，便是背景问题。有些人物、事件写信人随便提到，译者要查找多种史籍、辞典才能弄明。况且有些人、事，典籍并无记载，译者虽竭力查找，最后仍然有些暂告厥如。总之，翻译书信诚非易事，加之译者才疏学浅，条件有限，尽管勉力为之，错误缺漏仍在所难免。甚盼行家不吝指正为幸。

1986年4月

目 录

译者序.....管筱明

第一封信	(1)
第二封信	(9)
第三封信	(18)
第四封信	(32)
第五封信	(41)
第六封信	(42)
第七封信	(44)
第八封信	(47)
第九封信	(61)
第十封信	(64)
第十一封信	(75)
第十二封信	(86)
第十三封信	(93)
第十四封信	(109)

第十五封信	(123)
第十六封信	(131)
第十七封信	(137)
第十八封信	(149)
第十九封信	(156)
第二十封信	(160)
第二十一封信	(169)
第二十二封信	(174)
第二十三封信	(180)
第二十四封信	(198)
第二十五封信	(209)
第二十六封信	(218)
第二十七封信	(226)
第二十八封信	(235)
第二十九封信	(239)
第三十封信	(245)
第三十一封信	(253)
第三十二封信	(263)
第三十三封信	(268)
第三十四封信	(274)
第三十五封信	(282)

第一封信

我从贝里回来。在那里，我见到了卡洛夫人，因为她有些事儿要告诉我。回来后见到了您最近的信，即您对我谈起在×××夫人府上吃晚饭的那封信。您去她府上，甚至是在有些报纸把她当作发明了菲叶希^①使用的爆炸装置，并在埃克斯温泉与贝利耶^②密谈，等待成功的人物之后。因此，照管一下百姓们吧。有人竟在二十四小时内，在二百平方公尺的范围里，让他们相信这种事情！

您委婉地抱怨我的信写得少。可您也知道，我是尽力而为了。我现在每天工作二十小时。我能挺下去吗？不知道。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没有收到我寄的东西。奥地利使馆负责安全送达，而且是寄给德·拉罗什富科

① 法国著名刺客，1835年7月28日，趁国王路易—菲利浦出席庆祝大会之机，引发爆炸装置，但国王未被炸死。翌年被处死。

② 法国政治家，1830年当选为议员。因被怀疑参与阴谋活动而遭逮捕，后无罪释放。

先生^①的。我请求您去索取它。

您对莱尔米尼埃大加赞赏，我甚觉奇怪。显然，您没有读过他的另一些作品。读了它们我再也不愿读您夸赞的那部作品^②。再说，在我看来，那部作品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的那些片断也并不精彩：这是文学，而不是教条的政治。别把卡普菲格^③和莱尔米尼埃与玫瑰和百合混为一谈。让他们与大蓟为伍吧，因为对这些贵人们来说，大蓟有种理由珍贵。我将阅读《莱茵河彼岸》，既然您希望我这么做。不过，我害怕会对您批评这部书，尽管我完全信任您聪慧的头脑。

德·吉拉尔丹夫人的作品^④，我并未对您说过如何如何妙。迄今为止，她写的作品数这部最好，但它还不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

您病倒了吧？您经受痛苦，总是由于别人或者为了别人。您总是忘了自己，对别人总是这样倒楣地通融！您为什么要走那么长的路？我不是告诉过您，我为您征询过两位医生的意见，他们禁止您走路吗？您为什么要走呢？

您的信让我发愁：我觉得它冷淡，好象第三级天使卧躺的冰块侵入了您的肌肤似的。我宁肯挨

① 法国政治家，公爵(1765—1841)。

② 即《莱茵河彼岸》。——原注

③ 法国历史学家著有《路易—菲利浦时代的欧洲》。

④ 法国作家(1804—1855)，巴尔扎克的朋友。信中提到的作品是《德·蓬塔尼侯爵》。

骂、吵架，也不愿受到这种无动于衷的冷静的对待。这是一位掌有神权的女王的冷静。她对自己的权力很有把握，从不大张旗鼓地使用，而是平静地、不慌不忙地享用。如果您不在维也纳待一段时间，那么《幽谷百合》和《塞拉菲塔》的手稿怎么办？《塞拉菲塔》要在10月的第三或第四个星期天才会面世。如果您已回国，那么，就请给我一个确切的地址。在一个缺少我们这种文化资源的国度，在您将居住的荒原深处，您也许会比生活在放荡挥霍中时更乐意收到我的信，因为我的信有时也许讨厌地打断了您的挥霍放荡。您可能从不知道由失望引来、由孤独延续的忧愁的苦涩滋味。甚至在感情方面几乎过于需要朋友的时候也会感到忧愁。因为我向您证实我产生了最残酷的自信，我也就不指望能经受如此艰巨的工作。

人们谈论战争和流行病的牺牲品，可是谁又想到过艺术、科学和文学的战场呢？谁又想到过，为了获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给这些战场带来成堆的死人和正在死去的人呢？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加倍劳作，得不到任何支持。工作，永远是工作！一个接一个灯下写作的黑夜，一个接一个苦苦构思的白昼，写了又想，想了又写！与我所需的相比，收入的钱为数寥寥，可是就创作来说，得的钱又确实不少。如果我的每本书都能得到瓦尔特·司各特的书那样的报酬，我也许能凑合着过。可是，尽管报酬

不少，我的日子还是窘迫。8月份，我将收入二万五千法郎。《幽谷百合》得八千法郎，一半来自书商，一半来自《巴黎评论》。给《保守者》的文章将得三千法郎。我将写完《塞拉菲塔》，并开始《两个新娘的回忆》，把贝歇夫人的那部分写完。我不知头脑、笔和手借助一瓶墨水，是否会获得同样的成功。

然而有一个亲爱的人，被我热烈地爱着，却抱怨书信越来越少。可我却是每信必答，一丝不苟。我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与您谈论菲叶希和他的炸弹。深谙政治的人和您的仆人一个象我这样的外行——但他们也不乏某种超人的眼力——认为，这次暗杀事件，目的既不是共和国，也不是王国。菲叶希一字未吐，将来也可能不会说什么。这是里斯弗朗，即给他疗伤的外科医生告诉我的。有人给了他大笔金钱。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谁让他干的。

或许从昨日起我开始了一种政治生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即使不让我达到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使我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一点也不为它所吸引，因为我觉得它既不对我的趣味，也不合我精神和性格上的习惯。一些意志坚强、地位深有影响的人物，一些国家要员和两家报纸派人试探了我的意思。其中一家报纸订户很多，不仅遍及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有。它们若是联合起来，有个聪明的、无所不能的首领，将成为一种势力。还得加进另外两家报纸，并再创办一家。之后，想些

好主意，搞些“精彩节目”，如英国人所说，赢得公众的喜爱，便可以利用优势，压垮别的报纸。那些报纸将象北风吹扫的秋叶，落到这五家报纸的脚下。它们将这样通过增加订户来赢得声誉，并或迟或早让它们支持或代表的党派获胜。我们怎样称呼这个党派？这是个问题……想想吧……叫“聪明人”党，您准觉得这个最合适，对不对？这个名称不大容易让人取笑。而在这个国家，虚荣心永远是一种由土壤引起的地方病，仅仅因为名称，人们就会以加入此党为荣。这一切计划倒是挺美，但是说到实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我仅是听听而已，既不表示人家对我讲的这方面的事情如何使人高兴，也不说它们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计划和思想都不在此道。我甚至承认，我非常懦弱，会在这种政治希望前退缩，以避免卷入政治旋涡，影响我期望的维埃兹科夫尼亚之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我从容地与一个才华横溢，经验丰富，创办和领导了好几家报纸的人讨论了我们政治工作的主要路线。我们一致认为，各家报纸一旦联合起来，开展活动，便能使我们挑选吸收活跃的有才之士，集中确实能干的聪明者。在我看来，这个联盟掌握了有条不紊、非常理智，只接受有利于进步、发展和国家的精神、物质福利思想的新闻工具，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抗衡。

您看，随着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进展，我又在